

新
唐
書

二
三

王薛馬韋列傳第二十三

唐書九十八

宋

祁奉

救

撰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顯北齊樂陵郡太守世居郢性沈澹
志量隱正恬於所遇父不苟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內省雖定群書爲
太常治禮郎季父頗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頗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
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爲皇太子授中舍人
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
宗召爲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
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
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
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
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封永寧縣男黃門侍郎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
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
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久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
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
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

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姐尚在竊謂陛下以爲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効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徵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爲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潔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爲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旣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

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
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
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盟饋乃退其
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
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
部尚書謚曰懿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
其家性不苟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愠奉寡嫂家
事皆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
家廟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媿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
之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
人而試與偕果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
輔才汝貴不疑敬直封南城縣男後坐父皇太子承乾徙嶺外珪孫壽旭
壽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醫治遂窮
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討繹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
聞於時旭見酷吏傳

薛收字伯襄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

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與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竄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斂軍以觀賊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為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輟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王入觀隋宮室且嘆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奢侈收進曰峻宇彫牆躬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具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挺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叙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二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勳

書曰吾與伯襄共軍旅間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
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因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其後圖學
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旣即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
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鄭州刺史永徽中又贈太常卿陪
葬昭陵

子元超九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
宗即位遷給事中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
中有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以母喪解奪
服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
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累拜東臺侍郎李義
府流雋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為請坐貶簡州刺史歲餘又坐與上官
儀文章款密流雋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三品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
圍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王召元超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
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
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衛故太子稍怠政

事元超諫曰內苑之地繚叢薄冒殿會絕登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兔銜
檠之變詎無可虞又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使兇謀竊發將何以禦
哉夫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
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
帝疾劇政出武后因陽啗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
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聖曆中附會張易之官正諫大夫

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為長離德
音為鸞族焉元敬年最少為鸛鸛武德中為祕書郎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
學館學士真時收與房杜更心腹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
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秦王為皇太子除舍又於是軍國
之務摠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卒于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曜更踐
兩省俱以辭章自名景龍末為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初貞觀永徽間虞世
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
體適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
及踐阼遷太常少卿封晉國公實封三百戶會鍾紹京為中書令稷諷使讓

因入言於帝曰紹京太胥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
瞻之美帝然之遂許紹京讓改戶部尚書翌日遷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
崔日用數爭事帝前罷為左散騎常侍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帝以翊贊功
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群臣竇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
五伯陽為駙馬都尉安邑郡公別食實封四百戶稷死坐貶晉州貞外別駕
又流嶺表自殺伯陽子談尚玄宗伯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祿貞外鄉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俠曠學善詩春秋貞曠遇鄉人以無
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
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
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
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
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
召之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
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段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
忠孝事未嘗不廢養長想慮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
顧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

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
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太安至尊居之反在
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
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
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
里而遠非能旦發晷至也萬有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
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
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
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永守與國無疆也臣謂
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
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
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變厥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
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
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駟非彊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
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
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執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實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卓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才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十年皆積德累業因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方世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下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

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復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竟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永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千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

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晉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之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

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天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兩縣令既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曰：「我暫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纔纔，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止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歎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服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爲構第，每詔尚食具膳上。

醫使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自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雞尚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後儀令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叩官舊服止黃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之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咸身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官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迺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冲仕隋爲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薛連東宮帝專責宮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雋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之遷尚書右丞歷吏部黃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爲卿地者挺曰臣驚下不足以及高位且非勲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顧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爲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復爲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爲中書令帝欲誅拭用之周言挺恨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

任麴使帝謂然挺父故爲營州摠管宜經略高麗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悅曰
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爲朕圖之苟吾軍用不乏是公
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銳士若馬各二百以
從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殿馬賜之挺遣
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
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厓之待凍泮乃運以爲解即上言度
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它歲運何
哉即詔繁時令韋懷質馳按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
長利即造船行粟縣八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涸六師所須恐
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敕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
挺赴洛陽廢爲民使白衣從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用城與賊新
城接日夜轉聞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常善數者也
以他事繫投繯死素橐中得挺書言所屯危蹙意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
卒年五十八子待價萬石

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以婿貶盧龍府果毅
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真水爲虜所襲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率

所部兵殺之文陵亦苦戰遂免待價重創矢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免起爲
蘭州刺史吐蕃盜邊高宗以沛王賢爲涼州大都督而待價爲司馬俄遷肅
州刺史以功召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涼州都
督兼知鎮守兵馬事召還封扶陽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管乾陵改天官尚
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故朝野共嗤薄之俄爲
燕然道行軍大揔管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
自安累表辭職不聽且請盡力行陣許之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揔管督三
十六摠管以討吐蕃進爵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
副閭溫古逗留又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道乏乃旋師頓高昌
后大怒斬溫古流待價繡州卒曾孫武

武少孤年十一廕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行在除殿
中侍御史戶部侍郎元琇爲水陸轉運使表武以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
用杜門數月而琇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太兵後典章苟
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東群司奉焉後爲絳州刺史襲汾
水灌田萬三千餘頃墾書勞勉憲宗時入爲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
吏部尚書